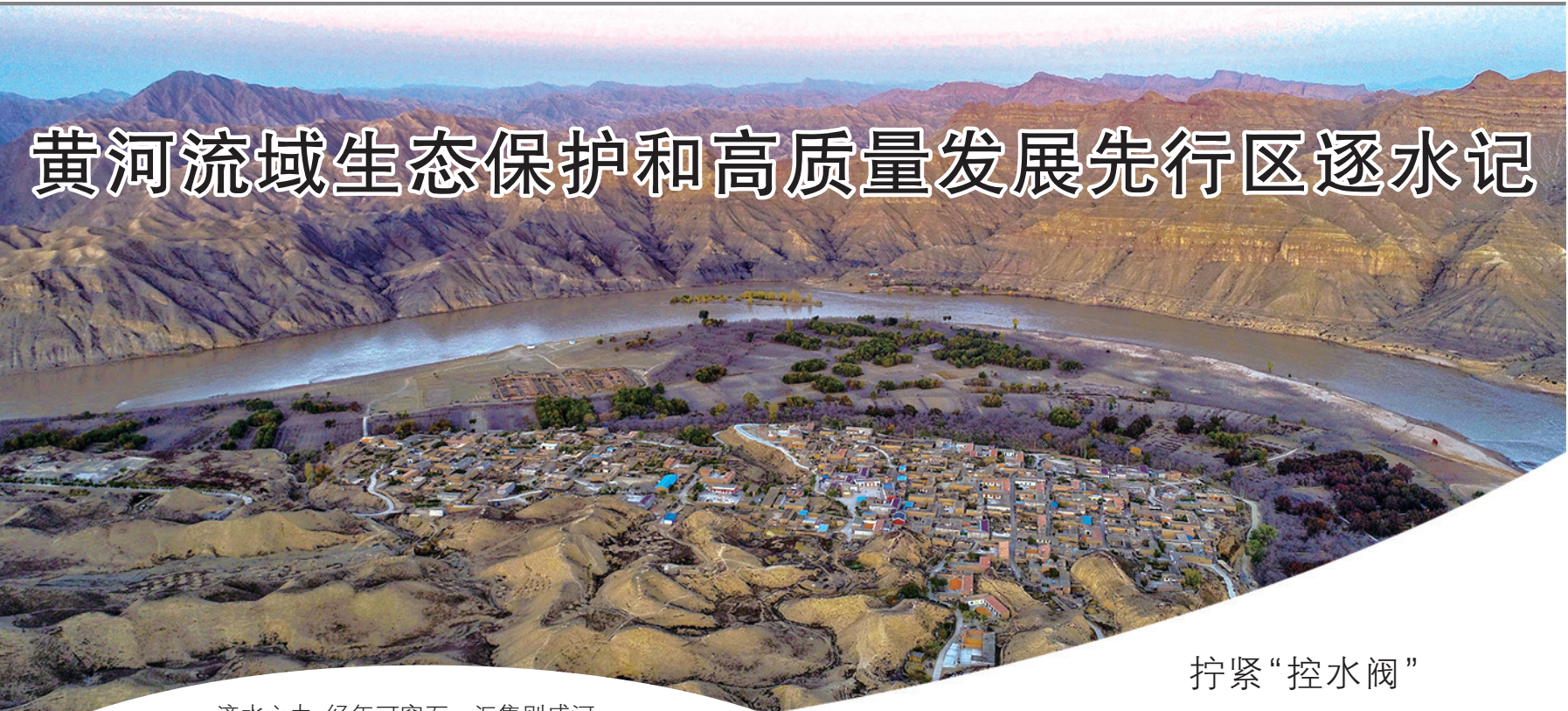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逐水记

滴水之力,经年可穿石,汇集则成河。

点滴之间见证巨变。据了解,2012年以来,宁夏万元GDP用水量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49%、54%,亩均灌溉用水量下降31.6%,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11个百分点,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6.7%,引黄取水量由最高年份的88亿立方米稳定到目前的63亿立方米左右。

注入“水动能”

“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是降水量的4.3倍”“四分之三的面积干旱半干旱区”“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份之一”……缺水喊渴的宁夏,发展严重依赖过境黄河水。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资源无价、用水无偿、交易无市,低效利用使有限的水资源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。

为破解水困,宁夏近年来探索开展一系列水权水价改革,2020年宁夏被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使命后,更将深化水权改革作为赋能先行区建设的“关键一招”。

“深化水权改革过程中,我们对水资源要素进行市场化配置,推动水资源向高效益行业流转,通过水权确权、赋能、定价、入市等措施构建完善的制度机制。”宁夏水利调度中心总工程师王彦兵说。

固原市彭阳县红河镇宽坪村东

升农场去年开始发展蔬菜产业,及时铺设了喷灌设施,管水人需要密切关注土壤水分,“蔬菜‘喝饱’立马关水”。彭阳县水务局农水股负责人吴进财说:“确权后这里每亩地每年只有110立方米的用水权,用完后就就要购买别的用水户节余的用水权。”

水权确权颠覆了用水户“大锅水、不惜水”的思维,随着宁夏工农业用水权确权全部完成,高效用水成为宁夏越来越多人的行动自觉。“以前,宁夏不少乡村灌溉地亩数不清、水费由农户均摊,导致灌溉水费虚高;同时工业企业‘交水费就能用水’‘水不值钱’的想法根深蒂固。”宁夏水利厅水资源管理处处长马德仁说,宁夏深化水权改革后,农业用水权应确权尽确,按定额法确权到村组或最适宜计量单元;工业用水权全面确权,无用水权企业一律通过市场购买用水权。

“云”解饮水忧

在过去,六盘山区的人们,曾经为了喝上一口水,翻山越沟累弯腰。天寒地冻,但固原市隆德县张程乡张程村村民杨俊明一家早已不再“愁水”。“我家靠养十几头肉牛,日子慢慢红火起来,最担心停水断水。”杨俊明说,从去年开始村里几乎没停过水,牛吃水也有了保障。

杨俊明的好日子得益于隆德县近两年加紧建设的“互联网+城乡供水”工程。在智能化平台的支撑下,从水源地、泵站、蓄水池、管网、联户表井到用水户,全程各环节设置了多个监测点,全县供水运行状况一目了然。隆德县渝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杨丙成演示说,出现供水故障时监测点会显现异常,他们通过手机App接收定位信息,并及时抢修。

“互联网+”给山区群众的生活

带来了无限便利。以前杨丙成最头疼的事儿就是挨家挨户催收水费,收齐一个乡的水费要断断续续折腾1个月,现在村民“手机购水”,管理人员也能投入更多精力管好水。

曾经饮水难的宁南山区如今水网四通八达。固原市水务局局长李国帅说,2020年10月,宁夏被水利部确定为“互联网+城乡供水”示范省区,而固原市成为第一批先行先试示范市,以数字治水为标志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在全市全面推开。今年9月这一工作已上云调试。

与隆德是近邻的彭阳县先行先试,通过“互联网+”驱动城乡供水机制、管理、服务创新,目前全县城乡供水保障率达96%,水质达标率达100%,水费收缴率达99%,管网漏失率下降到15%以下,供水成本大幅降低,城乡供水实现一体化高效管理。

水真正成为一种资源,在专属的交易平台展现出巨大价值。今年,由于新建的引黄工程尚未完工,固原市西吉县新增的1000万立方米黄河水指标暂时闲置。“我们把这笔水权放到宁夏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公开竞价转让,被一家企业以1000万元价格购得。”西吉县水务局副局长马彬说。

像这样的“水交易”,宁夏已达成161笔,共交易水量9098万立方米,交易金额达3.37亿元,用水权交易市场活跃度稳步提升。

用水权改革效应正在辐射更多“末梢神经”,宁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、乡村水管组织规范化建设等一系列配套举措得以顺利实施。“注销15个村级用水协会,统一成立全镇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,人员减少五成,管理却更为有效。”吴忠市青铜峡市大坝镇农民用水协会总会副会长刘金财说。

群众饮水方式的改变,离不开宁夏数字治水的诸多尝试和突破。宁夏水利厅节约用水与城乡供水处处长王正良说,水利厅搭建了宁夏“水利云”数字平台,实现自治区、市、县(区)三级贯通联动,从源头到龙头全程信息化控制。宁夏全区还基本建成以黄河水为主、泾河水和当地水为补充的“大水源”,形成城乡连通、县县打通、区域互通的“大水网”,并推进城乡供水企业优化重组,打造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治水产业聚集区。

“云供水”攻克多年来宁夏城乡供水“多头管”“缺人管”“跑冒漏”的痛点,数百万群众实现从喝水难向喝好水的历史性跨越。截至目前,宁夏建成城乡集中供水工程168处,农村供水管网长度13万余公里,252.4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水平得到持续巩固提升。

开源节流,对于喊水要水的土地,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。

时至深冬,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的宁夏农垦集团前进农场里,近9万亩农田已换上黄褐色的冬装,其中约2万亩耕地展现出别样“颜值”:田间的末级水渠和排水沟不见踪影,近千亩农田形成一个网格,没有田埂、平整如镜,让人不由生出辽阔之感。

宁夏农垦集团前进农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陆宝金指着眼前的农田表示,今年农场对近2万亩耕地进行高标准改造,采用滴灌设施灌溉、地下暗管排水,复垦后耕地面积增加了近20%。

“自动化测墒灌溉、水肥一体化、无人机植保等新技术派上用场。改造后,亩均灌溉用水量减少50%以上,节肥近40%,平均1000亩地只需1个人就能完成田间管理。”陆宝金算了一笔账,今年这片

土地种植的玉米亩产增加10%的同时,每亩地节省近300元种植成本。

得益于黄河灌溉之利,宁夏平原自古以来沃野千里,但与之相伴的是农业用水量长期居高不下,一度占到全区用水总量的近90%,深度节水控水势在必行。

在农业上,宁夏近年来持续实施高效节水工程,以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引领农业节水“蝶变”。目前,宁夏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灌溉总面积的46%。

与此同时,宁夏工业正在高标准实施节水行动。宁夏水利厅节约用水与城乡供水处四级调研员景清华说,宁夏推进工业水循环利用、重复利用,近3年退出高耗水企业82户、产能720万吨,装机容量30万千瓦以下公网火电机组全部关停;通过实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,宁东煤化工园区率先实现了污水“近零排放”。

水润黄土塬

在守不住土、保不住水的旱塬上,一河清水蜿蜒流动,蕴藏着绿色希望。

北部被沙漠沙地包围,南部黄土丘陵沟壑纵横,面对脆弱的生态环境,宁夏一直致力于守护“绿肺”与“水塔”,守住母亲河水土“生命线”。

地处宁夏南部六盘山区的隆德县曾经水土难守,农民在“跑土、跑水、跑肥”的“三跑田”里刨食,苦不堪言。从上世纪80年代起,隆德人铆足劲平田造林,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干,终于实现“土不下山、泥不出沟、沙不入河”的梦想。

近年来,隆德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,下决心解决黄河三级支流渝河的跨界水污染问题。隆德县水务局副局长张慧敏说,由于淀粉加工厂直排黑臭水,采砂场滥采滥挖,渝河曾变成“臭水沟”。为让清流重现,全县加大源头治污,关停关闭污染企业,铺设排污管道输送至污水处理厂……一系列治理措施增强了水体自我净化能力。

宁夏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处长李克文说,党的十八大以来,宁夏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“双下降”、水蚀风蚀“双减少”。随着六盘山“绿肺”“水塔”功能不断增强,宁夏年入黄泥沙大幅减少,为解决黄河下游“地上悬河”威胁作出积极贡献。

山变绿,民变富。金鸡坪梯田公园所在的固原市彭阳县阳洼流域一度“山是和尚头、沟里没水流”。在固土养水的基础上,彭阳县将生态建设与全域旅游结合,规划观景节点,发展林下经济,“中国最美旱作梯田”的

大地景观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。

在大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彭阳县玉洼村村民马丙凤如今吃上了“生态饭”。“暑假游客多,我在金鸡坪梯田附近的民宿打工,一个月能挣2400元。以前谁能想到,好风景还能变成好‘钱’景?”

这只是宁夏统筹水土保持与特色产业、文化旅游促农增收的一个缩影。当地通过建设生态经济型小流域,夯实农业发展基础,南部水源涵养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5年增长70.7%。

水生态修复,最怕边治理边破坏。2018年起,宁夏运用卫星遥感及大数据技术,构建“天上看、地上测、网上管、实地查”的立体监测体系,实现精准监管;2020年,宁夏更是开出黄河流域9省区水土保持信用惩戒“第一单”,在此基础上将10年来积累的750个生产建设项目1388个水土保持违法违规问题彻底整改,违规惩戒落地有声。

“我们将把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作为治水兴水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,聚焦持久水安全、优质水资源、健康水生态、宜居水环境、先进水文化等重点关键,促进涉水服务一体化均等化,让民生水利惠及宁夏更多群众。”宁夏水利厅负责人说。

从缺水而困到治水而兴,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决心和力度,以水为证,可见一斑。在新征程上,宁夏正逐水前行,点燃高质量发展的“水引擎”。
王永前 邹欣媛 靳赫